

徽調、弋陽腔劇本裡所看見的南方土話

田仲一成

一、明代徽調、弋陽腔的流傳

明代中葉，從江西弋陽縣裡，出現了一派土腔，叫做“弋陽腔”，以後漸漸地擴展到江南一帶比較廣汎的地方裡去。明人徐渭（字文長）在他所著《南詞敘錄》裡，解釋當時（明·嘉靖年間1522～1566）弋陽腔流傳的地域時說：

今唱家稱弋陽腔，則出於江西。兩京、湖南、閩、廣用之。

由此可見，當時弋陽腔，已經從其發源地區（江西），擴大到其鄰近地區（湖南、福建、廣東、廣西），甚至達到南京、北京那樣遠的大都市裡去了。爲甚麼能夠達到這麼遠距離的兩京地方呢？我猜想：因爲當時有一些出自徽州歙縣、休寧縣（新安）的縉商官僚，在喜慶宴客時，多用這些自己的鄉音腔調，所以這派土腔在兩京那樣文化程度很高的地方裡，也會享有一定的地位，而且靠着這些有利條件，可以流傳到比較廣大的地方裡去。實際上，明代松江府人范濂在所著《雲間據目抄》一書裡，描寫過當時（嘉靖——隆慶——萬曆初，1522～1577）松江府下弋陽腔隆替情形，如下：

戲子在嘉、隆交會時，有弋陽人，入郡爲戲，一時翕然崇尚。弋陽人遂有家於松者。後漸覺醜惡，弋陽人後學爲太平腔、海鹽腔以求售。而聽者愈覺惡俗，萬曆五年〔1577年〕來，遂屏跡，仍尙土戲。

據此可以知道，在松江，自嘉靖末年到萬曆初年之間，有弋陽腔時興一時。另外，在浙江、杭州方面，也有一樣的形勢。例如，明人馮夢禎在所著《快雪堂日記》裡說：

萬曆己亥〔1599年〕四月十五，晴，黃昏，魏覺禱至……更餘，賀七明左治具見款，此日有女伎三，惜爲弋陽腔耳。

萬曆壬寅〔1602年〕十月二十七，晴，款謝王月峰，作弋陽戲。

在此可見，在浙江方面，也有弋陽腔戲班的活動，但是這派土腔，在官縉社會裡，沒有受到很高的評價。明人湯顯祖是江西臨川縣人，他把這弋陽腔看作自己的鄉音，而且在其《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》裡寫過如下的話：

江以西弋陽腔，其節以鼓，其調喧。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，變爲樂平，爲徽、

青陽。

據此可以推定：嘉靖年間弋陽腔以大鼓節奏，而其音喧騷，不象崑腔那樣文雅，所以當時文人官縉都看不起它。嘉靖以後，弋陽腔先把自己的中心遷到江西樂平縣，以後更移到安徽青陽縣。整個腔調漸漸地改變為“徽調”。

這時以來，“徽調”似乎受到新安商人的庇護，通過他們廣汎的客商活動，有了條件可以傳到全中國大小市鎮鄉廂裡去。

到了清初以後，徽調、弋陽腔又流傳到四川那樣偏僻的地方，却改稱為“高腔”。比方說，嘉慶《漢州全志》卷一五《風俗》有關於成都府附近一帶戲劇情況的記述，如下：

音樂：婚葬用之。尋常喜慶延賓，亦不設。至報賽演劇，大約西人用秦腔，南人用崑腔，楚人土著多用曳聲曰高腔。

這一段文章就是說：在這個地方，祀神獻戲時，西人（山陝商人）就用“秦腔”，南人（江浙官僚）愛用“崑腔”，而楚人（湖南、江西商人）和本地人（四川人）却都用“曳聲”叫做“高腔”（弋陽腔）。

乾隆四十五年，江西巡撫郝碩向皇帝報告江西省高腔的情形，如下：

江西巡撫，臣郝碩謹奏：為遵旨覆奏事。竊臣於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承准大學士公阿桂等，寄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上諭，前因外間流傳劇本，和明季國初之事，有關涉本朝字句，亦未必無違礙之處。傳諭伊齡阿全德留心查察。……臣查江西崑腔甚少。民間演唱有高腔，梆子腔，亂彈等名目，其高腔又名弋陽腔。臣檢查弋陽縣舊志，有弋陽腔之名。恐該地或有流傳劇本，飭令該縣留心查察。隨據稟稱，弋陽腔之名，不知始於何時，無憑稽考。現今所唱，即係高腔，並無別有弋陽詞曲。……查江右所有高腔等班，其詞曲悉皆方言俗語，俚鄙無文。大半鄉愚隨口演唱，任意更改，非比崑腔傳奇出自文人之手，剗刷成本，遐邇流傳，是以曲本無幾。……

據此可以看見：當時高腔用方言俗語演唱。幾乎只有腔調，沒有固定的劇本。戲子優人，登場演唱時，可以用方言俗語而隨便添增曲白。那麼，在此所謂“方言俗語”者，究竟是那一種類方言呢。下面，我們着重研討這個問題。

二、徽調、弋陽腔本和閩本之間的關係

在討論方言問題之前，我先要分析劇本問題。換句話說，要注意到徽調弋陽腔劇本和閩本（閩建出版的劇本）的關係。我們用明代流傳最廣的南戲《琵琶記》諸本來研討這個問題。

琵琶記是很古老而出名的戲曲，所以有很多種版本。其中有一種，叫做《槃邁碩人增改定詞壇清玩琵琶記》。是天啓元年〔1621年〕出版的。東京大學文學部有一種鈔本，可以參考。這本書，眉欄上多有編者槃邁碩人所注的校語。這些校語常常指出“某字，

京本作某字”，“閩本作某字”，“徽本作某字”，“吳本作某字”等等，諸本文字之異同。所以要是把這種校語所指出的文字異同，跟所有版本文字校對起來的話，我們可以決定那一種版本屬於槃邁碩人所謂那一類地方劇本系統。

據照這個辦法來，目前在日本所看到的所有琵琶記版本可以分作五個系統，如下：

I 吳本系統

這一類劇本共同有槃邁碩人校語指出“吳本作某字”的特色，可以看作“吳本”系統。我推斷，這一類屬於明代蘇州旁邊市鎮裡所時興的具有濃厚通俗性的劇本。（〔 〕表示本文所用略號。）

- #101 《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》二卷，清，陸貽典鈔本，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所收。〔陸〕
- #102 《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記》二卷，明，嘉靖間蘇州坊刻本，誦芬室影印本。〔巾〕
- #103 《瞿仙藏琵琶記》四卷，明，凌初成刻本，蟬隱廬影印本。〔凌〕
- #104 《舊編南九宮譜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曲，明，蔣孝輯，嘉靖間刻本，玄覽堂叢書所收。〔蔣〕
- #105 《南曲譜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曲，明，沈璟輯，嘯餘譜所收。〔沈〕
- #106 《南曲九宮正始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曲，明，徐迎慶，鈕少雅同輯，民國影印本。〔正〕
- #107 《吳歛萃雅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套，明，梯月主人輯，日本東京內閣文庫所藏本。〔吳〕
- #108 《詞林逸響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套，明，許宇輯，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藏本。〔逸〕
- #109 《南音三籟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套，明，凌初成輯，1963年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。〔籟〕

II 閩本系統

這一類劇本共同有槃邁碩人校語指出“閩本作某字”的文字特色，可以看作“閩本”系統。我推量這一類屬於明代福建地方所時興的劇本。文字已經受到文人的改編，但是一部分依然保存着一些舊鄉村劇本固有的素樸面目。

- #201 《重校琵琶記》四卷，明，陳邦泰校，萬曆二十六年〔1598年〕金陵繼志齋刻本，日本內閣文庫藏本。〔繼〕
- #202 《重校琵琶記》四卷，明，集義堂刻本，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藏本。〔集〕
- #203 《三訂琵琶記》二卷，明，古臨，朱冲懷訂，余會泉刻本，日本德山毛利棲息堂文庫藏本。〔會〕

III 京本系統

這一類共同有槃邁碩人所指出“京本作某字”的特色，可以看作“京本”系統。這一類

版本是明代文人改編吳本、閩本而作的，很文雅的一種。可以算是南京、北京官僚縉紳最愛用的劇本。

- #301 《元本出相南琵琶記》三卷，明，王世貞，李贄合評明刻本，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。〔南〕
- #302 《陳眉公先生批評琵琶記》二卷，明，陳繼儒評，暖紅室彙刻傳奇所收本。〔陳〕
- #303 《袁了凡先生釋義琵琶記》二卷，明，汪廷訥校，環翠堂刻本，日本京都大學藏本。〔袁〕
- #304 《李卓吾先生批評琵琶記》二卷，明，李贄評，萬曆間虎林容與堂刻本，古本戲曲叢刊第三集所收本。〔容〕
- #305 《汲古閣刊琵琶記》二卷，明，毛晉校刻，六十種曲所收本。〔汲〕
- #306 《硃訂琵琶記》二卷，明，孫鑛批訂，明刻本，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。〔孫〕

IV 徽本系統

這一類共同有槃邁碩人所指出“徽本作某字”的特色，可以看作“徽本”系統。這一類版本，在歌曲之間，插入很多詩詞和旁白，而插白內容很通俗，可以算是明代晚期安徽、江西方面市鎮商人專用的劇本。

- #401 《詞林一枝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古臨、黃文華〔玄明〕、郝繡甫〔瀛濱〕同輯，萬曆間，閩建書林葉志元刻本，日本東京內閣文庫藏本。〔詞〕
- #402 《八能奏錦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汝州，黃文華輯，萬曆間蔡正河刻本，日本東京內閣文庫藏本。〔八〕
- #403 《樂府菁華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豫章，劉君錫輯，萬曆二十八年〔1600年〕三槐堂刊本，Oxford大學藏本。〔菁〕
- #404 《玉谷新簧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吉州，八景居士輯，萬曆三十八年〔1610年〕劉次泉刊本，日本東京內閣文庫藏本。〔玉〕
- #405 《摘錦奇音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徽歙，龔正我輯，萬曆三十九年〔1611年〕敦陸堂張三懷刻本，日本東京內閣文庫藏本。〔摘〕
- #406 《萬曲明春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程萬里〔扶搖〕、朱鼎臣〔冲懷〕同輯，萬曆間閩建書林，金魁〔唐拱〕刻本，日本東京尊經閣文庫藏本。〔明〕

V 弋陽腔本系統

這一類、槃邁碩人沒有提到。但是，文字上，容易看得出，還是改編徽本而作的，大概是明末清初以後，徽調改變為高腔（弋陽腔）的劇本。歌曲之間，有很多插白，內容很通俗，跟徽本差不多，但是有些文字不同。

- #501 《樂府紅珊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秦淮墨客輯，萬曆三十年〔1602年〕唐振吾原刻，清嘉慶五年〔1800年〕積秀堂新刻本。United Kingdom, London, British Musium 藏本。〔紅〕
- #502 《堯天樂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豫章，饒安，殷啓成輯，明，閩建書

林，熊稔環刻本，秋夜月所收本，鈔本影印。〔堯〕

#503 《徽池雅調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潭水，燕石居主人輯，同上秋夜月所收本，鈔本影印。〔雅〕

#504 《青崑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明，黃儒卿輯，明，四知館刻本，日本德山毛利棲息堂文庫舊藏本。〔青〕

#505 《歌林拾翠》所收《琵琶記》散齣，清，闕名輯，清乾隆間金陵奎璧齋刻本，日本倉石武四郎博士舊藏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。〔歌〕

那麼，我們要拿徽本、弋本系統來跟閩本系統比較，而推量這兩三種系統版本之間的關係。先要注意到一個事實。就是說：槃邁碩人所指出“徽本作某字”的文字特色，當然從我們上文所分類的徽本、弋本系統版本裏可以看得出，但是另外，這些文字上特色，在上文分類中屬於閩本系統的版本裏，也常常可以看到。相反地，槃邁碩人所指出的，“閩本作某字”的特色，除了上文分類中作閩本系統的以外，有時在上文徽本、弋本系統版本上也可以看出來。請看一看表 I 所舉的例子。

先揭槃邁碩人本琵琶記本文曲白和校語，其次以汲古閣本（#305）為底本來表示諸系統版本之文字異同。○表示與底本同一文字。×表示欠字。

〔例 1〕 槃邁碩人本校語云“徽本作‘輕折散’”，而徽本系《摘錦奇音》（#405）具有這種文字，但是閩本系《會泉刻琵琶記》（#203）也相符於這個條件。

〔例 2〕 槃邁碩人云“閩本作‘難捨難拚’”。這樣表現不但見於閩本系《會泉刻本》（#203）而且見於徽本系《摘錦奇音》（#405）。

〔例 3〕 槃邁碩人云“閩本作‘親在高堂，兒遊怎遠。’”閩本系《會泉刻本》（#203）果然一致於此，然而另外也有徽本系《摘錦奇音》（#405）的表現類似於此。

〔例 4〕 槃邁碩人云“閩本‘倚定門兒遍’。”

這“遍”字，見於閩本系《集義堂刻本》，《會泉刻本》以及吳本系《陸鈔本》、《巾箱本》，但是另外也見於徽本系《摘錦奇音》。

據這些例子來說，我們似乎可以推斷閩本系統和徽弋本系統，在文字上，有一些很密切的關係。（其他，跟吳本系統也有一點兒關係。）尤其是閩本系統的《會泉刻本》（#203）文字常常相符於徽弋本。我們更進一步檢查這個傾向。請看表 II 諸例。

上表所列諸句裏，〔例 2〕表示徽、弋本系統諸本歌曲裏插有一些說白，這可以說是這類徽、弋本系統版本的最大特色。而我們應該注意到閩本系統《會泉刻本》也有這種特色，就是說，這本也有“我這裏言之惇惇，他那裏聽之漠漠”的插句，跟徽本系《樂府菁華》，《玉谷新簧》，《摘錦奇音》，《萬曲明春》，以及弋本系《青崑》一樣。除了這插句的特色以外，《會泉刻本》文字，常常一致於徽、弋本系諸本。這現象，從〔例 1〕，〔例 3〕，〔例 4〕，〔例 5〕，〔例 6〕諸例子裏，容易看得出。

總之，閩本系統《會泉刻本》，雖然在版本特色上，確是屬於閩本系統的，但是含有一些類似徽、弋本的因素。這個現象可能是由於徽、弋本系統跟閩本系統，是在同一社會條件上或同一地方文化基礎上發達起來的緣故。那麼，這個推斷有沒有另外的明證

表1

		例 1	例 2	例 3	例 4	
樂適碩人本	本文	第五齣(調金門) (旦)骨肉一朝 輕折散,可憐難 捨拚。	同左	第五齣(忒忒令)(旦) 却不道夏清冬溫,昏 須定,晨須省,親在 遊怎遠。	第五齣(江兒水)(淨) 眼巴巴望着關山遠, 冷清清倚定門兒盼。	
	校語	京本、閩本“成 折散”,不若徽 本“輕折散”。	閩本“難捨難 拚”,京本云 “難捨拚”。	閩本“親在高堂,兒 遊怎遠”,不似曲禮 語。	閩本“倚定門兒遍”, 不通。	
對照底本	汲	骨肉一朝成折散	可憐難捨×拚	親在××,×遊怎遠	冷清清,倚定門兒盼	
I 吳本系	陸巾	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怎遊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遍	
	凌	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遍	
	蔣生	○ ○ ○ ○ ○ 生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	
	沈正	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	
	吳逸	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		
I 閩本系	繼集會	○ 輕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難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高堂, 兒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遍 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遍	
	I 京本系	南陳	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		袁容	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汲		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
孫		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
詞八青玉摘明		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
IV 徽本系	詞八青玉摘明	欠葉 ○ ○ ○ ○ ○ 輕 ○ ○	○ ○ ○ ○ ○ 難分	○ ○ × ×, 兒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遍	
	V 弋本系	紅堯雅青歌	○ ○ ○ ○ ○ × ○	○ ○ × ×, × ○ ○ ○ ○	○ ○ ○, ○ ○ ○ ○ ○ ○	

呢？下文，從語言方面來繼續研討這種問題。

三、徽弋本裏所見的一些類似福建話的南方土話

我們在此提出一個問題。就是：在明代徽弋腔劇本裏，含有一些類似福建話的南方方言。這個事實大概符合於上文所提到的“徽、弋本跟閩本有關”的這一點。

比方說，上文所舉的徽本散齣集《樂府菁華》（#403）收錄《荆釵記》《見母》齣，裏面有王十朋向母親講錢玉蓮做鞋緣故的一段說白，可以參考，如下：

〔生〕娘，當此時，媳婦做此鳳頭鞋，有個應兆。孩兒問道，妻，爲何做兩雙鳳頭鞋。他回道，一雙奉與婆婆，此一雙待孩兒做官回來，身穿霞被，頭戴珠方，穿此鞋。我回道，恐怕丈夫沒有此日仔。

這段說白裏，最後一個詞“日仔”，似乎是福建話。^①

還有一個例子。就是上文所舉徽本散齣輯本《萬曲明春》所收《琵琶記》（#405）《長亭分別》齣裏所看到的一段說白如下：

〔生〕五娘，請回。不用遠送。〔旦〕解元，我和你一旦分離，心下豈忍。還要短送一程。

〔生〕如此，請行。〔旦〕解元，前面是甚麼所在。〔生〕前面是十里長亭。

上文裏，趙五娘說一句話“甚麼所在”。“所在”這個詞是在普通話裏罕用的，有一點兒書面語的味兒。大概是村莊女人不慣用的。但是，福建話裏，這個“所在”一詞却是常用的，表示普通話“地方”的意思^②。所以我猜想，這段說白裏，女人趙五娘用的“所在”這個詞可能是福建話。

另外有一個例子，普通的劇本裏用“明朝”（明天的意思）時，徽弋本却用類似福建話的“後來”“後日”。《荆釵記》《見母》齣，王十朋的母親，關於兒子十朋向錢玉蓮寫過休書的一事，把他斥責一頓，如下（據《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注節義荆釵記》，京都大學文學部藏，鈔本，據世德堂本，〔世〕）

你瞞得今日，瞞不過明朝

這個句子，徽本散齣集《樂府菁華》（#403），《玉谷新簧》（#404），《摘錦奇音》（#405），各本表現如下。

表 I

世	你瞞得今日，瞞不過明朝。
菁	○○○○○，○○○後來。
玉	○○○○○，○○○後日。
摘	○○○○○，○○○後日。

① 在中嶋幹起《閩語東山方言基礎語彙集》（東京外國語大學亞州非州言語文化研究所，1977）P.172裏，我們可以看到這句話，例如：day, zit⁸（日）；hit⁴ zit⁸ a⁰（彼日仔）。

② 在C. Douglas,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《廈英辭典》，London, 1873, p.451裏，可以看到這句話，例如：s6-tsai（所在），a place。

在此，“明朝”這個帶有文言氣味的詞，在徽弋本裏，改編為“後來”，“後日”等等，也似乎可以看作福建話。^③

在這樣情況下，我們似乎可以猜想，徽弋本裏常常所看見的“轉來”，“轉去”也可能是類福建話的方言，就是以這種方言來代替普通話的“回來”，“回去”。^④

比方說，《破審記》《夫婦祭竈》齣，呂蒙正正要出外找食，却見到外面有大雪，不敢出外，剛到得門口，就趕快回來，那時，劉小姐向他說了一句，如下。（據《李九我先生批評破審記》，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所收，〔李〕）

官人，你怎的又不去。

這個句子，明末抄本《綵樓記》（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所收，〔抄〕）以及上文所列徽弋本散齣集《樂府菁華》（#403），《萬曲明春》（#406），《歌林拾翠》（#505）各本表現不同，如下。請看下表。

表 IV

李	官人，你怎的又不去×
抄	。。，。。麼×回來了
菁	×夫，。爲何。轉來×
明	×夫，。爲何。轉來×
歌	×夫，。爲何×轉來×

這種“轉來”“轉去”，也常在一系列流傳到湖南、四川的高腔劇本裏出現。

例如湘劇弋陽腔《琵琶記》《上路》齣（中國戲劇家協會編《湘劇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·戲曲劇本選集》所收，1953年北京人民出版社排印本）有這個表現，如下：

〔張有才〕拿筆硯來，我與你表寫兩句。〔趙五娘〕遵命。〔張有才〕轉來。……

四川高腔劇本也有一樣的例子。《川劇高腔荆釵記》《投江》齣。（川劇叢刊編輯委員會編《川劇叢刊》第11輯，1956年重慶人民出版社排印本）有錢玉蓮說白，用這句話，如下。

〔錢玉蓮〕《哀子》哎呀，轉去不得了啊。剛才問，刁窗而出，娘不知情，如今

③ 在上舉C. Douglas, 《厦英辭典》裏，可以看到這一類詞彙，例如：

p.7: au-lái (後來), afterwards; generally sometime after, when the work first spoken of has been completed.

p.8: au-jit (後日), a future day.

au-jit (後日), the day after tomorrow.

④ 在上舉C. Douglas《厦英辭典》p.511裏，可以看到這句話，例如：

tóg (轉), to turn about, to return.

tóg-lái tóg-khì (轉來轉去), to turn back and forwards.

轉去，驚動了繼母娘。

關於上述版本中類似南方方言的問題，就談到這裏，但是還有一件事應該補充一下。就是說，上文所舉吳本系統版本裏也用了一些類似福建話的詞兒。

比如說，《琵琶記》《規奴》齣，牛府婢女惜春向牛小姐告訴如下：（據汲古閣本）

呀！小姐！你有甚麼法兒，教惜春休悶哩。

這段京本說白裏所用的“法兒”這一個詞兒在閩本、吳本裏，用另外一個詞兒來表現，如下：

表 V

底本（汲）		你有甚麼法兒，	教惜春休悶哩。
I 吳本系	陸	。 。 。 。 。 度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	巾	。 。 。 。 。 度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	凌	。 。 。 。 。 度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II 閩本系	繼	。 。 。 。 。 度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	集	。 。 。 。 。 度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	會	。 。 。 。 。 度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III 京本系	南	。 。 。 。 。 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	陳	。 。 。 。 。 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	袁	。 。 。 。 。 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	容	。 。 。 。 。 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	汲	。 。 。 。 。 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	孫	。 。 。 。 。 ，	。 。 。 。 。 。

據此容易看見，京本用“法兒”，閩本、吳本用“法度”。（徽弋本只有散齣，可惜沒有這齣，不能參考。）“法度”這個詞，在普通話裏，只指法律制度而言，幾乎沒有“法兒”，“法子”的意思。可是，福建話裏，“法度”是一種常用的名詞，意思是“法子”^⑤。所以我猜想，上舉的閩本，吳本裏所用的“法度”，可能也是當時閩吳一帶的方言，而京本把這個土語改爲普通話的“法兒”。上文商榷諸本字句異同時，我們已經表示到吳本系統也有跟徽本、閩本一樣的因素。（表 II，例 3），似乎符合於這個事實。

要而言之，我們可以說，類似福建話的南方方言不但在徽本，弋本系統版本裏常用，而且在吳本系統版本裏也有機會看到。

⑤ 在上舉 C. Douglas 《厦英辭典》p.145裏，可以看到這個詞，例如：

hoat-te (法度), a rule; a law; a plan; a method.

四 結 論

上面所舉例子，有些是我在有關閩語的材料中看到了，所以我猜想跟當時的閩語有關係。但是我不大清楚，當時江西，安徽，江蘇等方言裏，是否也有同樣的表現。我想，似乎至少可以說，這些例子是屬於南方方言土話的，而不是屬於北方話或者官話的。明代清代的徽本，弋本，閩本，都少用方言，以官話為主。

那麼，在這種以官話為主的戲曲裏，為甚麼而且在甚麼條件下，會出現帶有南方土話風味的詞句呢？關於這個問題，我們應該注意到下面所列的事實。

(1) 在上面所列徽弋本、吳本、閩本諸例子裏，一些相似於福建話的南方土話，只在說白裏面所使用，不在曲文裏面出現。

(2) 這些相似於福建話的南方土話，在說白裏面，常在獨立短句，或者比較長的說白最後部分出現，不在文章中間出現。

一般說來，徽弋本、吳本、閩本，都不愛多用方言。尤其是，其歌曲部分，全用文言，沒有一點兒方言氣味。但是說白部分是，俳優登場扮演時，可以隨使用方言演說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短句獨立的說白，是聽眾最容易聽懂的，而且就是比較長的說白裏，最後一句也是聽眾比較容易聽清楚的。我猜想：優人大概在這些聽眾可以聽清楚的說白部分裏，常常用方言演說，引起聽眾興趣，會受到聽眾歡迎。目前，在徽弋閩吳諸本裏，尤其是獨立短句或長白最後一句裏，常常出現一些類似於福建話的南方土話，大概是由於這個緣故。

明代徽弋閩吳諸本流傳到的地方，比較廣大，包括江西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蘇四個地方。明清之間，住在這些地方的人，一定會聽懂上面所列的南方土話。據劇本流傳情況來說，這無可置疑的。但是目前，這種土話性的表現，要是只在福建話裏可以看得出，而別的方言裏（就是說，江西，安徽，江蘇）看不到的話，^⑥這種明代戲曲裏所見

⑥ 《漢語方言詞匯》（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，1964）所舉詞彙裏，載有一個“日子”的詞例，可以參考。如下：（p.14）

蘇州——日脚，南昌（江西）——日子，合肥（安徽）——日子，廈門——日子，福州——日子。

這些方言裏，我們可以看出江西、安徽、蘇州方言並沒有“日仔”的表現。在這個調查表，廈門、福州也沒有“日仔”的表現，但是前面註①所舉的資料，明顯地指出“日仔”就是閩南用的。其他有“後日”這個詞兒登在調查表。例如：（p.16）

蘇州——後日，南昌——後日，合肥——後天，廈門——後日，福州——後日。

可以看出，安徽合肥方言不說“後日”，而說“後天”，跟福建話不同。

其他“所在”、“後來”、“法度”三個詞沒有登在該表，無法知道這些詞彙，在福建以外，有沒有所用。但是，據上舉《廈英辭典》來說，這五個詞都在福建話裏用。別的方言裏，有的有用，有的不用。總的說來，這些詞彙根本屬於福建話系統。所以在別的地方，我想至少整個兒的說，不會全用。

的南方土話，究竟可以看作是甚麼一種語言呢？這就是比較複雜的問題。我對漢語沒有甚麼研究。在這裏，我只能提出問題，還不能作出答案^⑦，請專家們指教。

⑦ 關於這個問題，似乎有一兩個方向可以猜想。比方說，大概明代以前，有一種類似現代福建話的南方土話，在江西、安徽、江蘇地方裏，廣泛地使用。但是以後，除了福建以外，別的地方，在普通語言上，都喪失了這種表現。

還有一個可能性，就是說，上述各種劇本中所用的南方土話，只是戲合話。跟各個地方裏常用的白話沒關係。這種南方土話可能本來是江西弋陽，福建建州交界一帶的土話，弋陽腔戲班通過很久的遊歷江湖演戲活動來把自己的鄉音（含有一點兒受到福建話的影響的因素）流傳到別的地方（安徽、江蘇、湖南、四川）。各個地方的聽眾尤其是南方人，雖然普通語言上不用這種詞句，但是在戲台下聽慣這句話，而聽懂這句話的意思，甚至於愛聽這種帶有南方風味的表現。